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波雜誌 第四卷

○借書 「借書一編，還書一編」，後訛為「癡」，殊失忠厚氣象。書非天降地出，必因人得之，得而秘之，自示不廣，人亦豈肯以未見者相假。唐杜暹家書，末自題云：「清俸買來手自校，子孫讀之知聖道，鬻及借人為不孝。」鬻為不孝，可也。借為不孝，過矣。然輝手抄書，前後遺失亦多，未免往來於懷。因讀唐子西《失茶具說》，釋然不復芥蒂。其說曰：「吾家失茶具，戒婦勿求。婦曰：『何也？』吾應之曰：『彼竊者，必其所好也。心之所好，則思得之，懼吾斬之不予也而竊之。則斯人也，得其所好矣。得其所好則寶之，懼其泄而秘之，懼其壞而安置之。則是物也，得其所托矣。人得其所好，物得其所托，復何言哉。』」婦曰：『嘻，是烏得不貧！』」輝亦云。

○藏書

聚而必散，物理之常。父兄藏書，惟恐子弟不讀。讀無所成，猶勝腐爛篋笥，旋致蠹魚之變。陳亞少卿藏書萬卷、名畫一千餘軸，晚年復得華亭雙鶴，及怪石異花。作詩戒其後曰：「滿室圖書作典墳，華亭仙客岱雲根。他年若不和花賣，便是吾家好子孫。」亞死，悉歸他人。

○造請疏數

造請不避寒暑，誠可譏諒。若下位事上官，朝造夕謁，其可不循等威之分。若初非隸屬，但恃雅素，越趨日進，懷漫刺俯首樊知客輩，固多不自愛重者。「寧使訝其不來，莫使厭其不去」，是為名言。

○逐客

放臣逐客，一旦棄置遠外，其憂悲憔悴之歎，發於詩什，特為酸楚，極有不能自遣者。滕子京守巴陵，修岳陽樓，或贊其落成，答以：「落甚成，只待燭欄大勳數場！」閔已傷志，固君子所不免，亦豈至是哉！張芸叟元豐間從高遵裕辟，環慶出師失律，且為轉運使使李察訐其詩語，謫監郴州酒。舟行，以二小詞題岳陽樓，「木葉下君山，空水漫漫。十分斟酒斂芳顏。不是渭城西去客，休唱《陽關》。醉袖撫危欄，天淡雲閒。何人此路得生還？回首夕陽紅盡處，應是長安。」「樓上久踟躕，地遠身孤。擬將憔悴吊三閭。自是長安日下影，流落江湖。爛醉且消除，不醉何如？又看暝色滿平蕪。試問寒沙新到雁，應有來書」。亦豈無去國流離之思，殊覺哀而不傷也。

○張芸叟遷謫

芸叟遷流遠謫，歷時三，涉水六，過州十有五。自汴抵郴，所至留連。南京孫莘老、揚州孔周翰、泗州蔣穎叔、江寧王介甫、黃州蘇子瞻、衡州劉貢父，皆相遇焉。說詩攬勝，無復行役之勞。未離江寧日，因送人入京，及同士子數輩飲餞，游清涼寺。抵暮回，屬營妓數人同舟，宛轉趣賞心亭。未至，聞亭上有散樂聲。逼而詢之，乃府公訐妓籍疏索，俾申刻集之。既見共載，野服披猖，但一笑而止。今日放臣逐客，容如是乎？一段勝概，宜入畫圖。府公，陳和叔也。

○碧雲駝

碧雲駝者，殿馬也。莊憲太后臨朝，初以賜荆王曦。王惡其旋毛，太后知之，曰：「旋毛能害人耶？吾不信。」留以備上閒，為御馬第一。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，故云。世以旋毛為丑，此以旋毛為貴。雖貴矣，病可去乎？梅聖俞不得志於諸公間，乃借此名著書一卷，詆譏慶曆巨公。後葉石林於《避暑錄》嘗辨乃襄陽魏泰所著，嫁之聖俞。其略謂萬有一不至，猶當為賢者諱。蓋亦未免置疑。邵公濟，康節孫也，亦引聖俞《聞范文正公訐詩》云：「一出屢更郡，人皆望酒壺。俗情難可學，奏記向來無。貧賤常甘分，崇高不解諛。雖然門館隔，泣與眾人殊。」謂為郡以酒悅人，樂奏記納諛。豈所以論文正者，以是又疑真出於聖俞也。輝舊得《武夫錄》一編，亦若《碧雲駝》，專暴人之短，為人借去不歸。

○能容於物

王荊公初見晏元獻，元獻熟視無他語，但云：「能容於物，物亦容矣。」荊公唯唯，退而思之，「此語其有所出，或自為之言？」後識者謂荊公平日所短正在於此，何元獻逆知其然耶？

○從官薦自代

先人性坦夷，遇事即發，無一毫顧避。親戚有初除從官來見，首詢：「薦何人自代？」答以張安國。先人曰：「不易薦拔寒素。狀元及第，榮進素定，何待薦也。」退而先人復言：「且如擇婿，但取寒士，度其後必貴，方名為知人。若捐高貴，榜下鬻狀元，何難之有！」

○四六剪裁

四六應用，所貴剪裁。或屬筆於人，有未然，則當通情商確。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，除試工部侍郎，仍直院，落「權」字。辭免奏札第及起曹，議者疑焉。托一故人草《謝表》，內一聯云：「百工之事，蘭省遽冒於真除。一札之書，花磚復遵於故步。」王改作散句：「蘭省遽接於英游，花磚不失於故步。」剪裁固善，然「花磚」宜貼「故步」，上句或謂似稍偏枯。

○唐子西復官表

頃年，番江初刊成《唐子西集》，時寓公曲肱熊叔雅來見先人，偶案間置此書，顧輝曰：「曾看否？第九卷第一篇《惠州謝復官表》首云：『始以為夢，既而果然。』語簡而意足，可法也。」退而先人誨輝曰：「前輩觀書，不苟簡類如此，雖一覽亦記篇目，後生豈可不勉。」

○焦坑茶

先人嘗從張晉彥覓茶，張答以二小詩，「內家新賜『密雲龍』，只到調元六七公。賴有家山供小草，猶堪詩老薦春風。」「仇池詩中識『焦坑』，風味官焙可抗衡。鑽餘權幸亦及我，十輩遺前公試烹！」時總得偶病，此詩俾其子代書，後誤刊在《於湖集》中。「焦坑」，產庾嶺下，味苦硬，久方回甘。「浮石已乾霜後水，焦坑新試雨前茶」，坡南遷回，至章貢顯聖寺詩也。後屢得之，初非精品，特彼人自以為重。「包裹鑽權幸」，亦豈能望「建溪」之勝！

○密雲龍

輝出疆時，見三節人或攜建茶，沿途備用，而虜中非絕品不顧。蓋榷場客販空集，且能品第精粗。中下者彼既不售，乃賈以歸。夷狄尚爾，矧中國士大夫好事，宜乎珍尚鑒別，每相誇詡，唯恐汲泉不活，潑乳不多，啜嘗而乏詩情也。自熙寧後，始貴「密雲龍」，每歲頭綱修貢，奉宗廟及供玉食外，賚及臣下無幾。戚里貴近，丐賜尤繁。宣仁一日概歎曰：「令建州今後不得造『密雲龍』，受他人煎炒不得也！出來道我要『密雲龍』，不要團茶，揀好茶吃了，生得甚益智。」此語既傳播於縉紳間，由是「密雲龍」之名益著。淳熙間，親黨許仲啟官麻沙，得《北苑修貢錄》，序以刊行。其間載歲貢十有二綱，凡三等，四十有一名。第一綱曰「龍焙貢新」，止五十餘誇，貴重如此。獨無所謂「密雲龍」，豈以「貢新」易其名，或別為一種，又居「密雲龍」之上耶？葉石林云：「熙寧中，賈青為福建轉運使，取小團之精者為『密雲龍』，以二十餅為斤，而雙袋，謂之『雙角』。大小團袋皆緋，通以為賜，『密雲龍』獨用黃」云。

○拆洗惠山泉

輝家惠山、泉、石皆為几案物。親舊東來，數聞松竹平安信，且時致陸子泉，茗碗殊不落莫。然頃歲亦可致於汴都，但未免瓶盎氣。用細沙淋過，則如新汲時，號「拆洗惠山泉」。天台竹瀝水，斷竹梢屈而取之盈甕。若雜以他水，則亟敗。蘇才翁與蔡君

謨鬥茶，蔡茶精，用惠山泉。蘇茶少劣，用竹瀝水煎，遂能取勝。此說見江鄰幾所著《嘉祐雜誌》。果爾，今喜擊拂者，曾無一語及之，何也？「雙井」，因山谷而重。蘇魏公嘗云：「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，唯孟安序朝奉，分寧人，歲以『雙井』一斤為餉。」蓋公不納苞苴，顧獨受此，其亦珍之耶？

○館伴應對

待之以禮，答之以簡，與賓客言，或許是為得體。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，虜頗桀黠，語屢及朝廷政事。公摘契丹隱密，詢之曰：「北朝嘗試進士，出《聖心獨悟賦》，賦無出處，何也？」虜使愕然，語塞。專對之次，雖曰合成修好，唯恐失其歡心，若彼稍乖恭順，亦宜有以折其萌，俾知有人焉。於交鄰遇客，初無忤也。

○汴都舊事

祖母太夫人，慈聖之後，暇日與子孫談京都舊事：政、宣間，以戚里，數值誕皇子，入內稱賀。盛飾，群立於露台，人各許攜一從婢。起居畢，自殿陛下撒包子，及成束金釵金銀錢，俾眾婢爭奪。或共得彩端，即裂為二。俯拾次，多遺釵珥之屬，殿上觀之為笑樂。有惠捷者重負而歸，亦有徒手無一物者。時盛暑，以一鍍金錢於御廊得水一杯。其錫賚殊不多，破費隨盡。因歎南渡後不復見此盛事。曹氏分南、北宅，祖母，北宅也，為武惠燕王五世孫。

○蕭注人倫

蕭注，字岩夫，臨江新喻人。熙寧中，上殿奏對罷，上問：「今臣僚中孰貴？」曰：「文彥博。」又問其次，曰：「韓琦。」又問：「王安石如何？」注曰：「牛形人，任重而道遠。」一說，裕陵問：「文彥博跋履，韓琦嘶聲，何為皆貴？」注曰：「若不跋履與嘶聲，陛下不得而臣。」又問：「朕如何？」注曰：「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臣無得而言。」又問：「卿如何？」注曰：「陛下以為貴則貴矣，以為賤則賤矣。」注累任邊要，以知人自許。上曰：「聞卿有袁、許之學。」因問韓絳、王安石、馮京，注曰：「安石牛耳虎頭，視物如射，意行直前，敢當天下大事。然不如絳得和氣多，惟和氣能養萬物。京得五行之秀，遠之若可愛，近之若廉隅。」見本傳。

○修圖經詳略

近時，州郡皆修圖志。志之詳略，係夫編摩者用力之精粗。揚州為淮甸一都會，自唐已名？盛。向有王通叟，考古驗今，摭事千餘條，效《汴都》以為賦，今館中及揚州有本。輝每謂建康六朝故都，又為代邸興王之地，亦應掄揚以亞《雅》、《頌》。雖聞江寧尉崔禮者嘗有此作，而文不足記其事，後未有繼之者。輝嘗言於故人王錫老，深以為然，且有此意。未幾，錫老去為潭州之士。

○雁燕

世謂雁為孤，而不曰雙。燕曰雙，而不曰孤。以雁屬乎陽，燕屬乎陰，陽數奇，陰數偶故也。然常言「雁序」、「雁行」，蓋亦有時而不孤。燕雖有「于飛」之語，古今賦詠，何嘗必及於雙。曰孤曰雙，豈止以奇偶言之耶！

○兩學人物

承平時，兩學作成之盛，不但英才輩出，為國之華，群居燕處，雖一時謔浪之語，人皆喜聞而樂道之。嘗見前輩說數事：元祐間，敏求齋有治《春秋》陳生與宋門一倡狎。一日，會飲於曹門，因用《春秋》之文題於壁曰：「春正月，會吳姬於宋。夏四月，復會於曹。」有繼其文戲之曰：「秋饑，冬大雪，公薨。」其意以謂財匱當有饑寒之厄也。此固知非典語，亦切中後生洪游迷而不返之病。

○章持及第

紹聖丁丑，章持魁南省，時有詩：「何處難忘酒，南宮放榜時。有才如杜牧，無勢似章持。不取通經士，先收執政兒。此時無一盞，何以展愁眉。」紹興間，秦伯暘魁多士，汪彥章啟賀其父，以「南宮進士」對「東閣郎君」，尚疑為譏己，其敢顯斥如前之詩乎？韓持國寶元間偕兄弟應進士舉，預南省奏名，而下第士子有「韓家四子連名」之嘲，蓋以其父忠憲公見在政路也。時殿試尚黜落，有司因故黜之，公後遂不復試，而兄弟皆再登第。故潞公薦公，謂南省曾預高薦。繼萬內外制，知貢舉，至登門下省，不更賜出身。初亦召試玉堂，不就。公之五世孫元吉尚書，特書引於《桐陰舊話》甚詳。貴游子弟，當考其素業，不應例待以膏粱。唐李德裕初不繇科甲顯。

○賜監生酒

元豐間，駕往國子監，出起居，有旨：人賜酒二升。諸齋往往置以益之，曰：「奉聖旨得飲。」遂自肆，致有乘醉登樓擊鼓者。因是遇賜酒即拘賣，以錢均給。以是知自昔國學有酒禁也。

○倭國

輝頃在泰州，偶倭國一舟飄泊在境上，一行凡三、二十人，至郡館穀之。或詢其風俗，所答不可解。旁有譯者，乃明州人，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，第裸病人就水濱，杓水通身澆淋，前四方呼其神請禱，即愈。婦女悉被發，遇中州人至，擇端麗者以薦寢，名「度種」。他所云，譯亦不能曉。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，邇便風以歸。

○茶器

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緻，工直之厚，等所用白金之數。士大夫多有之，置几案間，但知以侈靡相誇，初不常用也。司馬溫公偕范蜀公游嵩山，各攜茶往。溫公以紙為貼，蜀公盛以小黑合。溫公見之，驚曰：「景仁乃有茶器！」蜀公聞其言，遂留合與寺僧。凡茶宜錫，竊意若以錫為合，適用而不侈。貼以紙，則茶味易損。豈亦出雜以消風散意，欲矯時弊耶？《邵氏聞見錄》云：溫公嘗與范景仁登高頂，由轆轤道至龍門，涉伊水，至香山，憩石樓，臨八節灘。凡所經從，多有詩什，自作序曰《遊山錄》。攜茶遊山，當是此時。

○呂申公茶羅

張芸叟云：呂申公名知人，故多得於下僚。家有茶羅子，一金飾，一銀，一棕櫚。方接客，索銀羅子，常客也。金羅子，禁近也。棕櫚，則公輔必矣。家人常挨排於屏間以候之。申公，溫公同時人，而待客茗飲之器顧飾以金銀分等差，益知溫公儉德，世無其比。

○史傳是非

史傳褒貶，成是敗非，其來有素。人之行，孰先於孝悌。項羽欲烹太公，漢高祖發「分羹」之言，其於孝也何有？唐太宗以藩王奪長嫡，推刃同氣，其於悌也何有？脫使項羽、建成有分羹、推刃之惡，史冊何以書之？特高祖、太宗，功勝於德耳。

○辟置幕屬

建、紹兵興日，帥臣許辟置幕屬。既素為知己，其於婉畫，裨助惟多。今惟四川制帥如故事，他皆命於朝。賓主邈不通情，殆與郡縣官等。聞寄兵謀，無從咨訪。川泳雲飛，豈復有相得之樂。緩急利害，既不相及，相忘於江湖，宜也。太原，名「小朝廷」，蓋以得客之多。范文正公亦有言：「幕府辟客，須可為己師者乃辟之，雖朋友亦不可辟。蓋為我敬之為師，則心懷尊奉，每事取法，庶於我有益耳。」龐莊敏守鄆、守並，皆辟司馬溫公為通判。羅致大賢才次助，一時皆然。

○修鎖

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，閹吏不得賂，詰旦，以鎖損訴於公。公曰：「鎖不堪用，付市買修來。」滕達道為范文正公客，公鎮南陽，每宴客，達道必出追妓。文正雖不樂，終不禁也。時謂非二公之賢，豈容不拘小廉曲謹之士。前哲寬厚類如此。是亦報杜書記平安之義。

○宮人斜

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，四時遣使祭之。「唯應四仲祭，使者暫悲嗟」，令孤楚詩也。「荒涼城南奉先寺，後宮美人官葬此。角樓相望高起墳，草間柏下多石人。秩卑埋骨不作塚，青石浮屠當丘壠。家家墳上作享亭，朱門相向無人聲。樹頭土梟作人語，月黑風悲鬼搖樹。宮中養女作子孫，年年犢車來做主。廢后園陵官道側，家破無人掃陵域。官家歲給半千錢，街頭買餅作寒食」，此元豐中張文潛《留題奉先寺詩》。輝季女葬臨安北山僧舍，四五年來，每值春時往視，寺之兩廡，皆內人殯宮。徘徊次，未嘗不長哦此詩也。輝復得歷陽所刊唐《張文昌樂府》，《北邙山篇》云：「洛陽北門北邙道，喪車轆轤入秋草。車前齊唱《薤露歌》，高墳新起白峨峨。朝朝暮暮人送葬，洛陽城中人更多。千金立碑高百尺，終作人間柱下石。隴頭松柏半無主，地下白骨多於土。寒食家家送紙錢，鴟鴞作窠巢上樹。人居朝市未解愁，請君暫向北邙游！」古今名勝，賦詠孰工，覽者當自得之。

○獨活石牌

王右軍帖云：「獨活無風則搖，有風不動。石牌入水則乾，出水則濕。」出水則濕可見，入水則乾何自知之？近年《夷堅戊志》序，其略云：葉晦叔聞於劉季高：有估客航海，不覺入巨魚腹中，未能死，遇其開口吸水時，適木工在，乃取斧斲魚。魚覺痛，躍身入大洋，舉船人及魚皆死。或戲難之曰：「一舟皆死，何人談此事於世乎？」頗類前說。